

阿Q劇本

編 紹 夢 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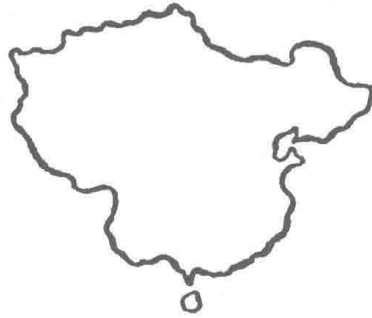
行 發 局 書 通 華 海

阿 Q 劇本

陳夢韶編

上海華通書局發行

阿 Q 劇本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 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編者 陳夢韶

發行者 王懷和

印刷者 中行印刷所

總發行所 華通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望
平街口五二九號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初版



秋吳Q飾次第
君劍的阿扮一

寫在本劇之前

魯迅教授著的阿Q正傳，久已膾炙人口；阿Q兩字，不但國內的一般青年幾乎都會認識牠，便是國外的學者也都漸漸地聽見他的名字了。

阿Q是無產階級和無智識階級的代表人物。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忠誠的勞働者；不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偷竊的無賴。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具有「人類性」的孤獨者；不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猥褻的東西。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人間冤抑的無告者；不知道阿Q的人，說他是該死的

亂臣賊子。

因為阿Q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終於不能不做個忠誠的勞働者，不能不做個徒具有「人類性」的孤獨者，甚至於不能不做個人間冤抑的無告者。又因為阿Q是無智識階級的代表人物，所以他以為作事與其「諱莫如深」也，甯坦然把曾經做過偷盜的幫手告人；戀愛與其用手段誘惑而後得着女人之心也，甯挺然長跪示伊以一片真誠的赤心；在法庭對讞與其恃口強辯而希望倖免於禍也，甯緘口俯順好像就死地而沒有作聲的羔羊。至於他由環境所獲得的待遇和結果——這便是有產與無產和有智識與無智識兩種階級的人們的差別點了。

阿Q是時代的社會環境所形成的一個特殊的人物，而却爲這型成他的社會環境而犧牲了自己。從來像這種爲社會環境所型成而又因之而犧牲了自己的可憐的人們實在不少，然而對於這種可憐的人們能夠表示真摯的同情的人又實在不多。於是和阿Q同一樣境遇的可憐的人們，也就一樣地永遠成爲人間冤抑的無告的人了。阿Q正傳是爲着這種可憐的人們吶喊出來的呼聲，阿Q劇本是負有把這種呼聲傳佈出去的使命。

阿Q劇本出世以後，能不能接受一般觀衆的歡迎，就要看能夠表示同情於阿Q的人們的多少爲斷了。編者爲要給一般同情於阿Q的人們愈加明瞭這阿Q劇本的結構和內

容，使得他們能夠把這內容切實地表現傳演出去，於是不避煩冗，再寫了下邊的許多話：

編阿Q劇本的時候，第一發生的問題，就是景地的選擇。阿Q無家，居在未莊村中的土穀祠。他在村中替人家做短工，時常出入於趙錢兩府及酒店賭場等處；戀愛失敗了以後，爲饑困所迫，又走到靜修菴去偷蘿蔔；後來又走上城去，供役使於白舉人的家裏，又後來衣錦還鄉，仍住在土穀祠裏，並再到過了趙府，酒店，和革命黨辦事處。趙家被搶劫後，阿Q又被抓到城裏去了。他一生的生活事實，就可從這幾個地方找出來。不過在每一個地方所能找出來的事實，都是他的生活的一片段。演劇的時候若欲將

每一個地方表演他的每一片段的生活，勢必至於非把全劇割裂爲十餘幕，安配在十幾個景地不可。現在阿Q劇本共分六幕，選擇的景地才只有五個。這五個景地，至少要具有三種條件：一，最能夠概括阿Q一生生活的事實的；二，能夠使這些事實得着最適切明白的表現的；三，在這些生活事實中最富有表演的情感和趣味的。景地不足以概括生活的事實，則事多掛漏，必失了阿Q一生生活的精采。或景地可以概括生活的事實，而表現不能適切明白，則劇情散漫模糊，首尾不貫；情感不能豐富，則演者乏味，觀者索然。

第二發生的問題，就是劇中人物的配插。景地擇定之

後，就要把與阿Q的生活有關係的人配插進去了；然而有的景地並不是凡與阿Q生活有關係的人所能夠都到那裏去的，如第五幕「衣錦還故鄉」所選擇的景地是一間村中的酒店，一般酒客，王鬚，甚至鄒七嫂，趙太爺都有到那裏去的「可能性」，至於那個「忙瞥了阿Q的臉，看他感動了沒有」的秀才娘子，恐怕就不能夠到了酒店中做起這麼肉麻的表情來罷。然而這種肉麻的表情是不可少的，於是就將這種表情派給一位比較能有到酒店去的「可能性」的趙太太去表現出來。又如第四幕，靜修菴脫險中的阿Q若因老尼姑的追究和黑狗的吠便一直跑逃了，該幕的劇情也就要從此中止了。正因為阿Q沒有真的怕老尼姑，正因為

阿Q的好勝心欲報黑狗的仇，所以他復從逃跑中重到了靜修菴的園牆外。然而牆門關了，老尼和黑狗都杳然了，此時若使阿Q轉身回去，該幕劇情也就要從此中止了。然而「靜修菴脫險」一幕斷不能就此中止的，於是就不能不另請一位男漢出來：一則使阿Q得以稍吐他的胸中的不平之氣，一則他們既說明要上城到白舉人家裏去討生活，同時使下幕「衣錦還故鄉」也就來的不唐突。

景地和人物配擇已定，還有一件事就是幕目的問題。有的人以爲新劇普通都分爲三幕，四幕，至多不能逾過五幕；但是阿Q劇本至少非六幕不足以表現阿Q生活的精采部份。又有人以爲阿Q既會上城去，就應增入阿Q怎樣在

城裏生活，怎樣挺而走險一幕在「衣錦還故鄉」之前；增入阿Q怎樣不准革命一幕在「衣錦還故鄉」之後，又須增入阿Q怎樣被押去槍斃的情形爲最後一幕。但依編者意思儘可不必。演劇雖注重在表現，但也須貴有含蓄。觀衆所能推想得出的事，正無妨讓給他們自己去想像和推測。

阿Q劇本處處要表現阿Q是個忠誠的勞働者，而他的環境又處處是譏諷，處處是壓迫，處處是冒險，處處是像非驅逐這個忠誠的勞働者陷人「窮極則變」之途。然則，這個忠誠的勞働者的不幸的結局，固然是意中事。第一幕，幕一開，這個忠誠的勞働者便活現在觀衆的眼中。從他的答錢文童的一段對話，可以看出他對於勞働

的自豪：

「你現在才知道我老Q的本領？我一天起來人家叫割麥便割麥，叫舂米便舂米，叫撐船便撐船；從早上一直拚命作工，到現在還要劈這麼多的木頭。像我這樣的魄力，雖是賺錢不會像你們錢老爺那麼容易，但是將來我生下的兒子會比你闊得多啦！」

他心目中以自食己力為榮，以勞工神聖自豪；他未嘗看重養尊處優的富人，未嘗因自己的低微的操業而自輕自賤。他是個抱有無窮希望的樂天派的勞働者。然而，在他環境的人却都看不起他，譏笑他，奚落他。他由向外挑戰的反抗精神，退而為向內自制的無抵抗意志。他由「搶

前便打」退而爲「怒視衆人」，又退而爲「強作自慰」，更退而以「我是蟲豸」自承。但是，阿Q畢竟不是提倡「無抵抗主義」的托爾斯泰，他畢竟是個無知識階級的工人，他爲要滿足他的反抗精神的伸張，於是便把一肚皮的晦氣向那弱而無辜的小尼姑去發洩了。阿Q的這種態度，同時也就是一般有體面的權威者的態度。

第二幕，幕一開，這個忠誠的勞働者又便活現在觀衆的眼中了。他不但是忠誠的勞働者，他也是一個具有「人類性」的獨身者。他不會忘了食，同時也就不會忘了色。他雖是沒有偌大手段和本領可去勾誘人家的少奶奶，沒有漂亮的容貌可去餌釣人家的姑娘，然而他對於那弱小可欺

的小尼姑，却未免要飄飄然的；他對於那「同病相憐」的吳媽，又未免要搶前便跪了下去，希冀她也許會受感動的。然而畢竟是失敗了。吳媽哭了，要去自盡了，——這在吳媽的意思雖說不能不這樣敷衍一番，但阿Q的致命傷處，却便在乎這不能不敷衍。吳媽的不能不敷衍者，環境禮教使之也；阿Q的所以受致命傷者，不曉得施用社交手段害之也。他的求愛手段除公然的「跪」及單純的「我和你睏覺」的要求以外，再沒有別的了。不但他的戀愛失敗，連他所以用自豪的謀生的勞工也落入於小D之手了。

他從恐慌中跑回土穀祠裏去了，爲虎作倀的地保襲進來了，阿Q從此又加上一層抄家破產的苦厄。他不怨罵趙

太爺，他不怨罵地保，他也無法怨責吳媽，他只恨那接代他的勞工的小D。他雖曾經和小D起了一場龍虎鬥，然而這究竟對於他的生活是無補的。他爲饑餓的本能所驅迫，得不到靜修菴去偷拔那弱者的蘿蔔，然而這究竟對於他的以後的生活也是無補的。於是他又不得不和他所親愛的故鄉辭別了。

他同一位同病相憐的男漢上了城裏謀生去了。話雖說他是在白舉人家裏幫忙的，但是「物去鄉則益貴，人去鄉則益賤」，阿Q從本村中的人所接受的譏諷和壓迫，未見得在城裏就會受了同情和尊敬罷。至於那白舉人老爺也決不會比趙太爺好的，阿Q說：

「我不高興再幫忙了，那舉人老爺實在太「媽媽的」了。做人又刻薄，事務又好忙的。」

以一個人家叫割麥便割麥，叫舂米便舂米，叫撐船便撐船，叫劈柴便劈柴的好勞働的阿Q，也會有「做人又刻薄，事務又好忙的」的怨嘆，則白舉人老爺不但不比趙太爺好，反要酷刻多了。阿Q既不能在白家幫忙，亦斷乎是不能空手回鄉的，於是就挺而走險了。他日錦衣榮旋，睥睨一鄉，在村人雖各抱着「與其慢也甯敬」的心理，但是斷不會誤會白舉人能有因愛才而招了阿Q爲贅壻的事，也斷不會誤會阿Q能有在路邊拾得一塊黃金的幸運。

因此衣錦還鄉的阿Q，不但沒有真實地得着新尊敬，